

# 日本城市老龄化社区建设和服务体系构建

RIBEN CHENGSHI LAOLINGHUA SHEQU  
JIANSHE HE FUWU TIXI GOUJIAN

陈竞◎著

《暨南外语博士文库》

主编 宫齐

副主编

程倩  
蒲若茜

廖开洪  
王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 摘要

本研究通过对日本城市社区中市民活动团体的追踪调查和定量、定性的研究，围绕其社区整体建设进程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志愿者团体的形成与构建、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团活动中所体现的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地缘团体的联合和与行政部门的合作、居民社团的运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分析。

在理论上，将成熟的社区建设放入视野，进一步深化都市社区的重建与城市问题研究；在实践上，通过日本城市社区建设这一层面，解析其社会的文化变迁、组织构造和其国民的思维方式，力图促进不同国家的学术对话，加深对海外文化的理解。

本研究首先对社区概念的研究、日本社区的海外研究、村落共同体论、地缘组织（共益性）研究、NPO组织<sup>①</sup>（公益性）研究等最新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指出前人在共益性与公益性相结合的视角上的局限性，主张从多重角色的行为者的立场出发，利用民族志的方法论，将志愿者团体和地缘团体等多层面的组织与机构同时放入社区建设研究中，并通过田野的观察与总结来完善和补充理论观点。

其次，从超高龄化社会的角度，围绕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社区的服务体系、居民自治组织活动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等，阐明政府和企业因自身的运作特点而造成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惑，需要NPO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与社区建设中来，发挥“润滑剂”的作用。

---

<sup>①</sup> NPO，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缩写，在日本被译为“民间非营利组织”。

再次，以川崎市福利NPO的代表“铃之会”“野川Seven”为例，叙述了它们的组织形成与主要活动、制度管理与运营、市民／居民互助网络的建构过程，分析了其整体服务网络的运转模式和由此为野川社区及宫前区、川崎市，乃至全国所带来的影响。实践表明，如果由福利志愿者组织等NPO团体牵线，通过其活动经验的积累和有价值信息的掌握，来及时发现老弱病残的个体案例，有利于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町内会·自治会及相关的行政部门的相互配合。培养市民／居民的主体意识，能够更多地顾及个体需求，在社区层面上发展个性化的组织生活，构建公共性社区生活。当然，市民福利活动团体的成长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变迁、人际交往规则的转变等现代与传统思维交织的复杂环境。这也成为深入、具象地看待日本和认识日本国民的新窗口。

在结语部分，其一，归纳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指出了日本社区建设现存的一些问题。其二，进一步分析了福利NPO的功能、组织特点及其社会功能拓展的原因；与海外学者进行对话，并从女性的社会参与反映了日本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1
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与理论视角 .....	7
一、社区与日本社区研究 .....	7
二、村落共同体与共益性地缘组织研究 .....	14
三、市民·公民社会中的 NPO 研究与对城市公共性的 探讨 .....	25
第三节 田野调查点的选取与进入 .....	33
<b>第二章 日本老龄福利制度的变迁</b> .....	40
第一节 老龄福利政策与其服务体系及设施 .....	41
一、日本的福利法规和社会保险制度 .....	41
二、有关老龄福利的护理保险法与护理保险制度 .....	44
第二节 老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及设施 .....	51
一、与护理保险制度相关的专业人员构成 .....	51
二、老人福利设施和行业现状 .....	54

三、社会福利协会的定义和功能及相关设施 .....	59
第三节  护理保险制度的重新修订 .....	63
一、护理保险制度的修订与实施 .....	63
二、以“预防”为主的制度体系建设和服务内容 .....	71
三、福利 NPO 的社会参与 .....	76
<b>第三章  田野概貌：野川及其社区服务体系 .....</b>	<b>81</b>
第一节  高龄化社会中的社区生活 .....	83
一、基本情况：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历史变迁 .....	83
二、田园都市的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社区生活 .....	86
第二节  居民自治 .....	96
一、居民自治的载体 .....	96
二、地缘组织的构成和功能 .....	99
第三节  社区服务体系 .....	107
一、地区社会福利协会（非官方） .....	107
二、地方总揽支援中心（官方） .....	110
三、民生·儿童委员制度 .....	111
<b>第四章  福利 NPO 的形成与主要活动 .....</b>	<b>115</b>
第一节  铃之会的十年发展历程 .....	116
第二节  从个人经历看铃之会成立的缘起、发展及时代 背景 .....	133
一、铃木惠子的个人经历 .....	133

二、市民·居民的自发组织和自主活动 .....	139
第三节 野川 Seven 等社区团体的主要活动 .....	143
一、野川 Seven 的组建 .....	143
二、野川 Seven 的壮大和社区其他协助团体 .....	159
<b>第五章 福利 NPO 的组织制度与运营 .....</b>	<b>169</b>
第一节 铃之会的组织管理和宣传途径 .....	170
一、管理制度 .....	170
二、研修制度 .....	172
三、策划宣传——会报 .....	173
第二节 野川 Seven 的组织管理和宣传途径 .....	175
一、例会制度与活动筹备及宣传 .....	175
二、补助金的用途和管理 .....	179
第三节 资金来源与运营保障 .....	179
一、支出用途 .....	180
二、收入来源 .....	181
三、人力资源与其他运营保障 .....	186
<b>第六章 福利 NPO 与市民·居民互助网络 .....</b>	<b>187</b>
第一节 现代日本邻里家庭关系的演变与福利服务的社会 需求 .....	188
一、支撑邻里关系·家庭关系的传统观念 .....	188
二、老年生活和社会环境中的不安定因素 .....	192

第二节	邻里聚会沙龙“钻石俱乐部”在社区的渗透力·····	193
第三节	从邻里互助关系的建设到社区整体的构建·····	206
一、	从邻里互助到社区再建·····	206
二、	制作社区网络互助图的过程和作用·····	209
<b>第七章</b>	<b>协作互动的社区运作网络的构建·····</b>	<b>226</b>
第一节	与社会福利协会的合作（非官方）·····	227
一、	与区、地区社协及民生委员的合作·····	227
二、	老人长寿保健之家·····	228
第二节	与市、区政府及地缘团体地区的协作（官方与半官方）·····	230
一、	与行政部门的关联和协作——市康泰活动事业·····	230
二、	与地缘团体的沟通与合作·····	232
三、	与企业·商店的协作——Voluntary 经济的诞生·····	234
第三节	与大学·研究所等科教机关和专业人士的合作交流·····	235
第四节	社区福利服务网络的构想·····	237
<b>第八章</b>	<b>社区建构中的公共意识分析·····</b>	<b>240</b>
第一节	从民间刊行 Touch 看市民主体与公共意识·····	241
一、	Touch I 的问世·····	242
二、	第 II—V 版的改动和编辑者的问题意识·····	246

第二节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碰击 .....	249
一、NPO 组织构成的深层问题 .....	249
二、领导问题的争议 .....	250
<b>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b>	<b>255</b>
第一节 结论 .....	255
一、主要结论 .....	255
二、日本社区建设现存的问题 .....	256
第二节 讨论 .....	259
一、福利 NPO 的功能、组织及成因 .....	259
二、女性的社会参与和性别问题 .....	262
<b>参考文献 .....</b>	<b>267</b>
<b>附录一 福利 NPO “路边草之会” 的调查简要 .....</b>	<b>279</b>
<b>附录二 昭和时期日本地缘组织的文献汇编 .....</b>	<b>281</b>
<b>后 记 .....</b>	<b>284</b>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日本是国土面积小、地形南北狭长、三分之二地区是山地的海岛国家，居住着近 1.3 亿人口，其中超过 20% 的人口是 65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全球老龄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sup>①</sup> 目前，已经步入严重老龄化的日本社会，其超低生育率和超高老龄率问题，正日益引起学术界各领域对社会福利和老龄化问题研究的关注。

2007 年度，日本社会广泛关注的新型问题：一是“团块世代”<sup>②</sup> 将要陆续退休，不仅企业将面临支付 80 兆日元养老金的收支问题，如何为他们提供适宜的晚年生活环境，更是考验国民福利建设的一大课题；二是年金（养老金）制度开始实施夫妻分开领取的政策，<sup>③</sup>

---

① 日本国土面积为 37.8 万平方千米。日本国家总人口为 127,760,000 人，其中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2561 万（男性 1084 万，女性 1477 万），老龄化比率为 20.4%（截至 2005 年 10 月 1 日，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

② “团块世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掀起的第一波婴儿潮，这些 1947—1949 年间出生的 683 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 5.4%，再加上 55 岁以上的预备军，其总人数超过 700 万。日本前通产省官僚作家堺屋太一于 1976 年发表《团块的世代》小说之后，“团块世代”便成为这一群体的代名词。在日本，“团块世代”被看作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是日本经济的脊梁。这一代人大都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一直是最引人关注的消费群体。据估算，日本 60 岁左右人口所拥有的资产，是 40—50 岁人口的 3 倍以上。这群数量庞大的银发族经济基础雄厚、购买力强，退休后还将有充足的闲暇时间。

③ 日本“离婚退休金分割制度”自 2007 年 4 月起正式实施。根据新制，日本妻子离婚最多可分到丈夫约一半的年金。据说，即使是专职家庭主妇，每月也可以拿到约 1000 美元。

将给家庭、夫妻关系造成重大影响，是否引发“熟年<sup>①</sup>离婚潮”还要拭目以待；三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不断减少，2007年高校计划招收大学生的人数将首次多于报考学生的人数，高校今后的生源和生存问题严峻。以上问题无一不反映着日本近年来持续的低生育率和高老龄率的社会现状，以及愈演愈烈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

由于这是与绝大多数人及他们的家庭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并涉及劳动、保健、医疗和社会教育等多个层面，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引起家庭关系的裂变和生活质量的下降，所以其亦成为跨越单一学科，特别在人口论、家族论、都市论中经常被探讨和争议的重要课题。

一方面，“老人护理问题”尤其突出。据日本放送协会（NHK）2006年3月的报道，日本的350万户家庭中有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对老年病人及其家属的协助与援助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而每年由护理保险制度<sup>②</sup>派遣的Helper<sup>③</sup>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辞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人手已是严重短缺。目前，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住家的病患老人更多地依赖于老人的伴侣，而照料高龄老人（65岁以上）的家属中60岁以上者就占了56%，“老人护理老人”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配合日本人“80年人生”<sup>④</sup>的社会保险体系也才刚刚起步，如何保证男女性各自的自由和尊严，度过幸福而安定的人生

① 日语中“熟年”实际上是老年的委婉说法。“熟年离婚”一般是指婚龄20年以上、年龄40—65岁的夫妻离婚。据社会调查显示，其中因不堪照顾配偶老年亲属的重负在熟年离婚的原因中占第三位。

② 有关“护理保险制度”内容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③ 生活助手，由各种住家护理援助事务所等机构派出的、帮助缺乏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等人士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洗衣、做饭、购物等）的专业人员。福利建设领域的专业人员构成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④ 平均寿命男性为78.36岁，女性85.33岁 [据平成15年（2003年）简易生命保险表]。

是今后日本社会保障系统首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安度晚年，这绝不是单单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就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要建立健全、完善而稳定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和培养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福利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政府、企业、民间、个人等各方之间的共同关注和通力协作不可或缺。

从昭和<sup>①</sup>三十年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日本经济高度成长〔通常指1952—1972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为9.4%的20年时间〕和都市现代化的扩张，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都市迁移，乡村田地变成了住宅公寓和工厂用地。到今天，日本七成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的物价高昂，空间又非常有限，即使是现在，单身人士租住四张半席子<sup>②</sup>大小的公寓也是很普通的事。城市社区的生活质量无疑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村落共同体的观念在都市中已经不复存在，都市化蕴育出来的“自由生活”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人际间的深入沟通和友好相处的意愿，造成和加大了很多人为的损失。日本社区出现的多样化的矛盾与难题也浓缩反映着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如核心家庭的固定趋势给家庭世代关系和家庭功能所带来的影响，对青少年的虐待，人口超高龄化后经济和身心上的负担等。如果对人际交往中容易处于孤立和弱势的高龄人群疏于关注和救护，将会出现更多的“孤独死”、老龄人口犯罪等社会问题，或使之成为自然灾害（大地震、火灾等）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高龄老人的问题其实不是其固有的问题，而是人们

① 天皇年号：从近代起分别是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平成（1989年至今）。

② 一张榻榻米的一般尺寸约为180 cm × 90 cm。

经过各自的人生阅历之后显现出来的结果，其根源包括人们从中青年便开始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认识。再加上原本浑然一体的中年和老年的人群，目前已经逐渐被割裂开来，而随着女性社会参与的深入，原本只是出现在男性身上的社会问题，在退休后的女性身上也反映了出来。

如何贴近市民·当地居民，重新建构都市的生活单位——社区，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社区建设的目标应是有序、多彩、温情的。虽然现实的人际关系似乎是愈显冷漠，但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只是人们下意识、自我保护手段的体现而已，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渴望交流与沟通的。防止老人、残障人士的“孤独死”，保持高龄人士的身心健康，援助在家中照料病人的家属们，是共同建设和谐而美好的社区环境的要件，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传统地缘上的居民组织，包括以行政区划组成的自治会·町内会<sup>①</sup>、以年龄和性别等类分组成的女性会、老人会、青年团等地缘组织的协同参与，更少不了市民团体的参与和支持。

在社区建设的公共领域，民间非营利组织（NPO）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日本已有 20 多年正式发展历程的他们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NPO 组织突破了传统的地缘观念，强调只要是怀有相同的使命，就可以加入到组织之中而无论地缘、性别、年龄、国籍甚至人种，从而横向地将人与人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促进这公共空间的重新构建。根据“平成 14 年度民间非营利团体现状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日本的 NPO 团体已经达到 17.7 万，取得 NPO 法人资

<sup>①</sup> “历史上始于日本律令时代的里保制度和江户时代的五人组制度”，一开始只是作为邻保组织担负着共同体中一定的社会功能，常态下它主要负责社区事务和共同财产的管理以及祭祀活动等，而在治安混乱时期，则作为自我警卫的组织。摘自社会福利士养成講座編集委員会編，《地域福利論》，中央法規，2001 年，第 244 页。

格的有 16,160 个，其中又以“保健、医疗、增进社会福利”为活动内容的团体最多，法人数达到 9965 个，占总体法人数的 57.19%。<sup>①</sup>近年来，NPO 组织中的市民团体日益活跃，这当中尤以志愿者团体对社区日常生活的支援等社区“软件环境”建设中的贡献而瞩目。

那么，在日趋超高龄化的日本社会中，NPO 团体和居民们是以什么方式参与社区生活的呢？日本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本研究针对这些问题，对活跃于神奈川县川崎市野川地区（截至 2005 年 12 月统计，当地人口为 27,551 人，10,919 户家庭）、致力于社区福利建设的志愿者活动团体展开了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他们是一支在社区建设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网络型福利 NPO 组织，他们不是单一的一个群体，而是由主旨各异的十多个团体（成员过半是社区居民，其中 40—65 岁女性居多，志愿者共有 200 人左右，年参与活动者超过 3,000 人次）组成，他们与市、区行政部门，社会福利协会<sup>②</sup>，町内会·自治会，民生儿童委员<sup>③</sup>及各种居民组织协同合作，连接起当地的福利建设网络，为有着近 3 万人口的川崎市宫前区的偏远社区——野川一带的居民提供各种福利服务。

通过参加各种活动，志愿者成员、居民参与者都得到了身心上的放松和愉悦，创造了共建社区生活的持续而良性的氛围。在居住人口为 130 万的川崎市这样的大城市里竟然拥有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市民自发组织的团体，不能不让人惊讶。从

<sup>①</sup> 年度的起始：每年的 4 月 1 日到下一年的 3 月 31 日是日本的年度计算时间。无论是国会的财政年度计划还是街道委员会的年度活动安排，政府、学校、企业公司的运营均按此时间的区间进行。

<sup>②</sup> 社会福利协会：简称社协，旨在让每个居民都能在社区居住愉快，推进以居民为主体的地区福利活动的社会福利法人。内容详见第二章第二节。

<sup>③</sup> 民生儿童委员：由民生儿童委制度产生。是受国家委托的最贴近社区居民的、协助和支援社会福利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内容详见第三章第二节。

1999年起，他们的各种行动就已经引起了不少媒体和福利方面专家学者的关注，最近更有居民福利领域的研究所着手将他们以及社区居民的互助模式作为一个实践典范，向日本全国的城市社区宣传推广。

本研究试图通过参与观察来了解当地社区建设的现状、课题以及人际交往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市民/居民们的行为意识以及他们之间传递的文化信息。具体来说，是通过对这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市民志愿者活动团体的追踪调查和定量定性的研究，对当地社区整体建设进程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市民志愿者团体的形成与构建、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团活动中所体现的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地缘团体的联合和与行政部门的合作、居民社团的运作等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都市社区的重建与城市公共性的问题研究。将区别于政府和企业、担负着社会第三部门职责的NPO组织纳入趋向成熟的社区建设的视野之中，对于都市人类学或城市社会学来说，其研究本身便具有新的意义。

同时，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本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日本城市社区建设这一层面，解析其社会的文化变迁和组织构造，加深对其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了解，促进不同国家的学术对话，加深对海外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对于同属亚洲国家的日本NPO活动的实地研究，给处于国民生活水平快速上升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从如何解决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sup>①</sup>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城市问题入手，多角度地进行参照和比较。此外，这对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也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中国目前不同类型的社区，正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近年来房地产开发

<sup>①</sup> 截至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天津、江苏、北京等。其中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260.78万人，已率先步入老年社会。

的热潮，呈现出一种分离割据的状态，社区的建设也尚处于初级阶段，居民的参与意识淡薄。如何引导地区居民热爱这一方水土和家园，促进人际间的和谐交往，可以从他山之石中获取经验。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与理论视角

### 一、社区与日本社区研究

#### 1. 社区与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的概念

传统意义上的社区（community）是以地缘关系来判定的。它的概念在社会学史上与麦克维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麦克维尔是第一个将“社区”一词作为著作名称的社会学家，他给出的定义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营着共同生活（common life）的共同体。”这里的共同是指共有社会的类似性、惯习和传统以及基于其上的共同观念、共同的情感等含义（笔者译）。

对于同一概念，默多克在《社会构造》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maximal group of persons who normally reside together in face to face association”，是建立在代代的乡土基础（local basis）上被组织起来的集团的总称。与社会学不同的是，当时的文化人类学的 community study，有着“无文字、N 种类型的、同质的、民族的社会研究”的特征<sup>①</sup>，这样的定义对设定社区的研究对象显然不够充分，或者说现

<sup>①</sup> Honigmann J. J. *The World of 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s, 1959.

今所进行的社区研究已经超越了这一范围。

从默多克到罗维（Robert Lowie）等社会人类学家在把握人类社会时，都把目光更多地聚集在了亲属、血缘和宗族等方面，而没有太多关注建立在乡土基础上的社会集团组织。默多克所应用的资料来源仅限于未开化的社会或类似的非文明社会，而如今，社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以往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之处。

在初期的社区研究中，还可举出另一位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对墨西哥的村落社会 Tepoztlan 的研究。雷德菲尔德首次提出“民俗社会”的概念，将其定位为民族和国家等整体社会中的部分社会，并与后来的都市乡村连续体论一同应用于社会人类学等学科。雷德菲尔德还通过对 Yucatan 半岛、印度和中国等的实地调查，深化了农民社会和都市化的问题研究，并著有 *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1941）和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1956）。“民俗社会”的提出只是显示了当时的一个方向性，可以视为建立在对未开化社会的研究经验和知识基础上的人类学在 community study 领域的过渡现象。将“民俗社会”作为一个模型，与之和其他研究对象做进一步对比和反证，这才是其在学术上应具有深远意义。

罗维在雷德菲尔德之后，对受西班牙文化影响的 Tepoztlan 又进行了一次文化、个性、经济体系和历史观内容上的研究。罗维对 Tepoztlan 所进行的民族志、民族历史的研究，将雷德菲尔德没有涉及的贫富生活水平、政治、人际关系等方面予以了着力地描写。罗维注意到了雷德菲尔德的同质性、孤立性、自给性、统一性等论点的相反方面，即共同体中异质性、非孤立性、非统一性的存在，以及个人主义和纷争的存在。

在雷德菲尔德、罗维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即“复杂的真相”（complex truth）值得注意。现今的社区研究对象呈现着多样

性和复杂性，因而对不同规模的社区间进行相互比较的同时，对社区内部随时间变迁所产生的差异也进行比较，再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 究才是有效的。雷德菲尔德说过，应以二元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地区内相互对立的生活方式，即在都市社会里发现民俗的要素，或是在未开化社会里呈现文明的成分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因而，当社会的构成要素呈现复合的状态时，哪里都可以称为复杂社会。他对 Little Community 的研究，就是共同体之间的社会研究，是城市与农村相互关系的社会研究，是受到整体的国家社会影响的小型社区的研究。

美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林德夫妇所调查的 Middletown，也是含有 folk 和 urban 等不同要素的所谓的非自律性复合社会，理解这样的社区如果不将其定位在空间和时间的轴线上，就无法立体地去把握其社会集团的构造、相互关系和功能。也就是说，对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社区研究，必然要将其置于国家等更大的区域里来审视（所谓 communities within communities 的问题，Kirchhoff. P. 1952: 254），因而，在理解其社会构造的过程中，总会与随之出现的非自律性、文化的变迁、都市化等诸多问题产生密切联系。一个小的区域也不只是大的区域的翻版或缩影，乡土（local）有成为乡土本身的缘由，而这些都要结合整体的社会构造来看待。

美国的社会学家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美国这样的现代文明社会，他在提示美国文化的 地方性时，将各地的地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理解更大层面上所谓的美国文化打下了基础。阿伦斯伯格还认为正因为要比较不同的地方文化，为把握其社会的建构，所以有必要设定有共通视角的模型，包括关注个人、空间、时间、机能、结构和过程等几个方面，并从这一视角探讨社区比较研究中的社区的例证性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